

魯迅手稿選集三編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

鲁迅手稿选集三编

文物出版社出版

鲁迅手稿选集三编

编辑者：北京鲁迅博物馆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制版者：北京市制版厂

印刷者：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厂

发行者：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一九七三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价：（乙）九角八分

出版说明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为了坚持毛主席的正確路线，鲁迅在文化战线上，同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进行了不懈的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毛主席曾经多次提倡读鲁迅的杂文，指出：『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鲁迅的杂文，特别是后期的杂文，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对社会进行深刻的分析，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强烈的战斗性，有如锋利的匕首和投枪，刺向国内外阶级敌人和混在革命阵营内部的『蛀虫』。鲁迅的杂文，是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有力武器，它概括了丰富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是无产阶级的宝贵财富。因此，它不仅在当时起着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战斗作用，而且对于认识今天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规律，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

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三年，我们曾编选出版了『鲁迅手稿选集』和『鲁迅手稿选集续编』。现在，又从尚未刊印的鲁迅手稿中选出二十九篇，编成『鲁迅手稿选集三编』出版。这些文章，除『写在「坟」后面』一篇作于一九二六年外，其余各篇都是三十年代写的，即鲁迅后期的杂文。当前在深入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中，读一些鲁迅的杂文，对于识别混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隐蔽的阶级敌人，并同他们进行有力的斗争，是很有益处的。特别是读一读鲁迅的手稿，还可以更具体地了解鲁迅写作这些文章的过程，学习他的革命文风和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

对本书在编辑出版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目 录

一、	写在『坟』后面	作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见『坟』
二、	『连环图画』辩护	作于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见『南腔北调集』
三、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作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日	见『南腔北调集』
四、	上海所感	作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	见『集外集拾遗』
五、	儒术	作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见『且介亭杂文』
六、	说『面子』	作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四日	见『且介亭杂文』
七、	脸谱臆测	作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见『且介亭杂文』
八、	随便翻翻	作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日	见『且介亭杂文』
九、	答『戏』周刊编者信	作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见『且介亭杂文』
一〇、	病后杂谈之余	作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见『且介亭杂文』
一一、	『招贴即扯』	作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一二、	『寻开心』	作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七日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一三、	人生识字胡涂始	作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日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一四、	『文人相轻』	作于一九三五年四月十四日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一五、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作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一六、	论『人言可畏』	作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一七、	再论『文人相轻』	作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一八、	文坛三户	作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六日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一九、	从帮忙到扯淡	作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六日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二〇、	名人和名言	作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二一、	三论『文人相轻』	作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二二、	四论『文人相轻』	作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三日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二三、	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作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十四日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二四、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	作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二五、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作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二六、	附记	作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见『且介亭杂文』
二七、	序言	作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二八、	半夏小集(注)	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	见『且介亭杂文末编』
二九、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作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九日	见『且介亭杂文末编』

注：《半夏小集》一篇，原稿上未写题目。

寫在「墳」後面

在聽到我的雜文已經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時候，我
曾經寫了幾行題記，寄往北京去。當時想到便寫，寫
完便寄，到現在還不滿二十天，早已記不清說了些甚
麼了。今夜周圍是這麼寂靜，屋後面的山脚下騰起野
燒的微光，南普陀寺還在敲着絲傀儡戲，時時傳來鑼
鼓聲，每一間隔中，就更加顯得寂靜。電燈自然是輝
煌着，但不知怎地忽有淡淡的哀愁來襲擊我的心，我

似乎有些後悔印行我的雜文了。我很奇怪我的後悔；這在我是不大過到的，到如今，我還沒有深知道所謂悔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但這心情也隨即逝去，雜文當然仍在印行，只為想驅逐自己目下的哀愁，我還要說幾句話。

記得先已說過：這不過是我的生活中的一點

陳

迹。如果我的過往，也丁以算作生活，那麼，也就丁以說，我也曾工作過。但我並無噴泉一般的思想，偉大華美的文章，既沒有主義要宣傳，也不想發起一種

什麼運動。不過我曾從書得，失望無論大小，是一種

苦味，所以幾年以來，有人希望我動動筆的，只要意

見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撐，就總要勉力寫幾句

東西，給來者一些極微末的歡喜。人生多苦辛，而人

們有時却極容易得到慰安，又何必惜一點筆墨，給多

些孤獨的悲哀呢？於是雜感之外，逐漸又有

了長長短短的雜文，十多篇。其間自然也有為賣錢而

作的，這回就都混在一處。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這

樣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這樣的工作。然而我至今終

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麼。比方做土工的夥，做

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築臺呢還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

使是築臺，也無非要將自己從那上面跌下來或者顯示

老死；倘是掘坑，那就當然不過是埋掉自己。總之：

逝者，逝者，一切一切，和光陰一同早逝去，在逝去，

要逝去了。——不過如此，也為我所十分甘願的。

然而這大約也不過是一句話。當呼吸還在時，只

要是自己的，我有時却也喜歡將陳迹收存起來，明知

不值一文，總不能絕無眷戀，集雜文而名之曰墳，究

竟還是一種取巧的掩飾。劉伶喝得酒氣薰天，使人行
鋪跟在後面，道：死便埋我。雖然自以為放達，其實
是只能騙騙極端老實人的。

所以這書的印行，在自己就是這麼一回事。至于
對別人，記得在先也已說過，還有願便偏愛我的文字
的主顧得到一點喜歡；慚惡我的文字的東西得到一點
嘔吐，——我自己知道，我並不大度，那些東西因我
的文字而嘔吐，我也很高興的。別的就什麼意思也沒
有了。倘若硬要說出好處來，那麼，其中所介紹的幾

個活人的事，或者還不妨一看；最末的論「費尼隆賴」
這一篇，也許可供參考罷，因為這雖然不是我的血所
寫，却是見了我的同輩和比我年少的青年们的血而寫
的。

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有時批評說，我的文字是
說真話的。這真是過譽，^實因為他偏愛。我自然不想太

欺騙人，但也未嘗將心裏的話照樣說盡，大約只要看
得下三卷就算完。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
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

人物

已經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來，求路

正不知要到怎樣。我有時也想就比驅除旁人，到那時

還不唾棄我的，即使是梟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這

纔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這個也沒有，則就是我一個

人也行。但現在我不。因為，我還沒有這樣勇敢，那

原因就是我還想生活，在這社會裏。還有一種小緣故

，~~先前也~~屢次聲明，就是偏要使所謂正人君子也者之流

多不舒服幾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幾片鐵甲在身上，~~裁着~~給他們的世

界上多有一點缺陷，到我自己厭倦了，要脫掉了的時

候為止。

倘說為別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為連我自

己還不明白應當怎麼走。中國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

輩和「導師」輩，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們。我

只很確切地知道一個終點，就是：墳。然而這是大家

都知道的，無須誰指引。問題是在從此到那的道路。

那當然不止一條，我丁正不知那一條好，雖然至今有

時也還在尋求。在尋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實偏偏

毒死了偏愛我的果實的人，而憎恨我的如^{東西}所謂正人君

子也者偏偏都雙鏢，所以我說話常不免含糊，中止，

心裏想：對於偏愛我的讀者的贈獻，或者最好倒不如

是一個「無所有」。我的傳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

一千，後來加五百，近時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

我自然是願意的，因為^能賺錢，但^也伴着哀愁，怕于

讀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時常更謹慎，更踴躍。有人以

為我信筆寫來，直抒胸臆，其容是不盡然的，我的願

意並不少。我自己知道畢竟不是什麼戰士^{而且}，也不能

算前驅，就有這麼多的願忘^和憶。還記得三年前，

有一個學生來買我的書，從衣袋裏掏出錢來放在我手裏，那錢上還帶着體溫。這體溫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寫文字時，還常使我怕毒害了這類的青年，不敢下筆。我毫無顧忌地說話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罷。但也偶爾想，其實倒還是毫無顧忌地說話，對得起這樣的青年。但至今也還沒有決心這樣做。

今天所要說的話也~~不~~^{不過}是這些，然而比較的却可以算得真實。此外，~~還~~^餘有一點文。

記得初提倡白話的時候，是得到各方面劇烈的攻